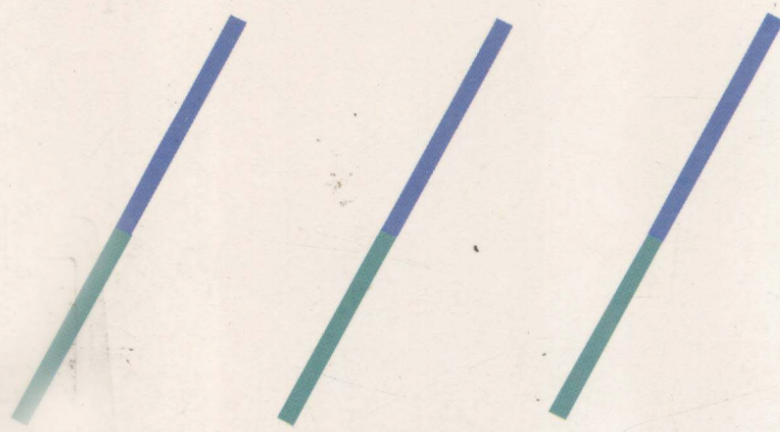


理想與現實的糾結

劉述先著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理想與現實的糾結

劉述先著

臺灣學 生 書 局 印行

理想與現實的糾結／劉述先著．--初版．--臺北市：臺灣學生，民82

面； 公分．--（文化哲學叢刊；7）

ISBN 957-15-0552-8（精裝）．--ISBN 957-15-0553-6（平裝）

1.文化—論文，講詞等

541.207

82005507

理想與現實的糾結（全一冊）

著 者：劉 述 先

出 版 者：臺 灣 學 生 書 局

本 書 局 登 記 字 號：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發 行 人：丁 文 治

發 行 所：臺 灣 學 生 書 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00024668

電 話：3634156

FAX：(02)3636334

印 刷 所：常 新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地 址：板橋市翠華街8巷13號

電 話：9524219・9531688

香 港 總 經 銷：藝 文 圖 書 公 司

地 址：九龍偉業街99號連順大廈五字樓及七字樓 電話：7959595

定 價 精 裝 新 台 幣 三 八 〇 元

平 裝 新 台 幣 三 二 〇 元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二 年 八 月 初 版

19108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15-0552-8（精裝）

ISBN 957-15-0553-6（平裝）

自序

三年來不覺又積累了不少文字。這適當世局激烈動盪的時刻，我的思考與寫作也明顯地反映了這樣的徵狀。這次收了幾篇讓我們可以感覺到時代的脈動的文章，認識周遭世界的情況，這才得以更深一層使我們體認到價值重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走向二十一世紀，我察覺到在世界上有兩種不同的趨勢在同時進行着。一方面整個世界越來越變成了一個地球村，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不可分割地緊密關連在一起；另一方面民族主義、多文化主義的熱潮正給與我們強大的衝擊，有越演越烈之勢。統一與分裂，一元與多元，向心與離心，兩方面竟有同樣強大的吸引力，造成了一種緊張與迴漩，令人難以適從。

正是爲了回應這個問題，近年來我致力於給與宋儒首先提出的「理一分殊」以全新的現代解釋，在宰制劃一的「絕對一元主義」與分崩離析的「相對多元主義」的對立的兩極之外，另覓第三條路。既尋求通貫的共識，又鼓勵多樣的表現，在兩方面找尋一種動態的辯證的均衡。無論在世界、國家、或者個人的層次，都要以此爲規約原則，這才能夠有希望在迷茫之中覺得指路的南針，走上一條康莊的大道。

在長時期追尋探索的過程之中，我學到了兩項重要的睿識。首先我漸漸明白系統哲學的追求並不要求「藍圖」的建構。瞬息萬變的世界不容許同一個計劃千年萬世永遠不變，用激烈的手段

去追求烏托邦幻想的實現，很少不陷入災難之中。建立了不可動搖的終極關懷之後，人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掌穩舵盤，指向理性、仁愛的「方向」，根據實際的情況，不斷修改航線，作永無休止的旅程，不容許有片刻的懈怠。其次，理想的境界固然必須好好護持，決不可聽其失墜，但我們却不可以把嚮往的理想誤認作眼前的現實，明末王學末流所謂「滿街皆聖人」正坐此病。理想之可以下貫到現實是一回事，理想之與現實有一定的差距又是另一回事。兩方面必須互相平衡：一方面當下即是，無所虧欠；另一方面永遠不足，努力不懈。這樣理想與現實之間才能形成一種健康的互動關係，而君子以自強不息。對於事物必須同時採取徹底理想主義以及徹底現實主義的觀點，才不會流於一偏，產生不良的後果。

本書共分三部。由第一部分可以充分感覺到時代的脈動，亟盼由世變的角度去探尋價值重構的方向。第二部分致力於對傳統的理念如「內聖外王」、「理一分殊」、「兩行之理」等作出創造性的闡釋，這些文章需要受到嚴格的學術標準的檢證，却又不缺乏現代的意義與重要性。第三部分檢討美、日、歐洲文化呈現的景觀，通過互相觀摩比較以自培慧識。全書內容涉獵極廣，却不乏統一的宗旨，正好符合我想要凸顯的「理一分殊」的主題，是爲序。

劉述先

一九九二、十一、廿七於香港中文大學

理想與現實的糾結 目錄

自序	I
第一部 由世變看價值重構的方向	1
一 時代的脈動三章	3
1 走向二十一世紀	3
2 九十年代中國的思想出路	5
3 多元主義的隱憂	10
二 從海灣戰爭看世界的未來	16
三 美國暴亂展示的社會文化危機	28
四 由世變的角度對於文化問題的再反思	40
五 宗教信仰與世界和平	57
六 論中國人的價值觀在現代的重建	67
第二部 對於傳統的創造性的再闡釋	103
七 論儒家理想與中國現實的互動關係	105
八 由權威到威權	131
九 論儒家「內聖外王」的理想	141

十 「理一分殊」的現代解釋	157
十一 「兩行之理」與安身立命	189
十二 有關理學的幾個重要問題的再反思	240
十三 朱熹的思想究竟是一元論或是二元論？	263

第三部 世界文化的觀摩比較 287

十四 有美國特色的當代美國宗教哲學	289
十五 論私有化的趨勢	332
十六 對日問題四章	348
1 研究日本侵華史的必要以及應取的態度	348
2 論中日民族性格的差異	351
3 有關中日關係的感想	355
4 由南京大屠殺引起的感想	358
十七 哲學家旅行記	363

附 錄 397

十八 五年來的學思	399
-----------	-----

第一部

由世變看價值重構的方向

一、時代的脈動三章

1. 走向二十一世紀

一年以前，美國的福山寫了一篇文章論「歷史之終結」。他的意思是，自由民主已經戰勝共產極權，意理上既無爭議，則歷史乃告終結；人類沒有了大的問題，不免會感到無聊，一直要到有新的意理爭議起來，才會有新的歷史發生。我當時對於這種論調的直接反應是，福山把問題看得過分簡單了，世界上只要有利比亞的格達費這一類的狂人存在，就難有安枕之日。那知冷戰剛剛結束，就有波斯灣危機發生，冒出了海珊這樣的狂人，把整個世界捲入了漩渦之中。歷史的發展根本沒法子預卜，何言終結！乃是抱着這樣的心情，我們走向二十一世紀。我們只能就我們現在看得到的水平線，進行一些反思。

十分奇怪的是，現在竟然有兩個表面上看來完全相反的潮流正在席捲着世界。一方面由於交通與資訊的發達，人類逐漸生活在一個全球的村落之中，第一、第二與第三世界的命運緊密地糾纏在一起。最富於象徵意義的一件事是，英法海底隧道已經接通，可望於三年之後通車。島國的孤立自外的形勢，柴契爾夫人的負隅頑抗，終將成爲歷史的陳迹。遲早英國終必納入歐洲共同市場的體系之中，北歐與瑞士也有可能加入，將來歐洲可能使用同一

貨幣。這明顯地是一種不可抗拒的統一的趨勢在發生作用。但在另一方面，蘇聯的鐵一樣的控制已經不再存在，各加盟共和國紛紛要求獨立自主，觀察家推論，不出數年之間，蘇聯的中央集權便要瓦解。同時世界上各民族、各宗教都普遍要求肯定自己的傳統，有時不免陷於劇烈的矛盾衝突之中。南非的種族隔離，愛爾蘭新舊教派的衝突，是老問題。而海灣危機，無可諱言地，背後隱伏着回教徒與白人所支持的以色列的猶太人之間的深仇大恨以及無可避免的爭鬥。印度最近則爆發印、回之間的糾紛。中國則有西藏的問題。很明顯地，這是一種難以抑制的分離的趨勢在發生作用。一個外星人驟然降臨到地球之上，想必會被這種奇特的景觀弄得莫明其妙，很難把握到其間極端錯綜複雜的關係。

由思想的角度來觀察，過去的正統或大一統的觀念是無可避免地過時了，白人中心或男性中心的意理受到強烈的批評。啓蒙時代的理性是淺薄的，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多元的解放的心態。然而在另一方面，難道我們竟需要無保留地去接受相對主義的思想麼？價值要是沒有相當定準的話，那麼我們竟然會找不到充分的理由去反抗納粹，「權力即正義」會變成唯一的選擇！人們固然應該珍惜自己的傳統，但要是完全廢棄「古典」的觀念，把《湯姆叔叔的小屋》與莎士比亞同列，把流行漫畫與熱門音樂和梵谷、貝多芬放在一起，只怕最激進的人撫心自問，也會感覺有點不倫不類吧！各色各樣的人種、不同宗教的信徒要生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仍然必須尋求一種寬鬆而低限度的「共識」，這才可以讓大家和平共處，發揮自己的創造力，開創一個互相爭奇鬥艷的局面。中國的文化傳統的經驗雖不能直接搬到現在應用，但

中國人的天下意識、王道精神、「理一而分殊」、「生生而和諧」的理念，如果加以適當的重新解釋與改造的話，仍可以有豐富的現代的意義。

現代科技文明無論多麼進步，仍然得面對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自己的基本問題。過去不用錢買的空氣和水日益受到污染，將來可能會變成貴重的商品。家庭的紐帶鬆開，人與人的關係變得日益淡薄，將來要怎樣找到感情上的依託呢？而生物遺傳的技術日進，試管嬰兒、借胎生育一類的倫理、法律的問題究竟要怎樣解決？同時人的壽限越來越長，卻越來越感覺到空虛無聊，人要怎樣建立自己內在終極的關懷呢？這些都是我們走向二十一世紀必須面對的嚴重的問題。我們只能希望人類不至於走上自毀的道路，而必須依靠我們的智慧與毅力，開創出一個美麗的新世界。

（原刊於《二十一世紀》第三期，一九九一、二）

2. 九十年代中國的思想出路

沒有人能夠預料到一九八九年會發生這麼多震人心弦的大事情，如今蛇年——己巳的除夕在九〇年一月廿六日——的震盪餘波未了，正需要我們作一些哲學層面的反思。

民主毀滅？還是自由萬歲？

東歐各國像骨牌一樣一個個倒下，至少證明了一種七十年代以來流行的思想是錯誤的。近至八三年，法國著名的記者、哲學

家拉威爾（ Jean-Francois Revel ）還出了一部暢銷書：《民主如何毀滅》（ How Democracies Perish ），開宗明義便說：

民主可能終究不過是歷史的偶然而已，一個短短的括弧就在我們眼前終結了。……從那些促使它毀滅的力量的成長速度來判斷，它會再持續兩個世紀多一點就完了。

不言而喻，對民主最不利的力量就是世界共產主義的擴散。但是不過幾年時間，這種說法就被一種相反的論調所代替。八九年日裔美人福山（ Francis Fukuyama ）發表了一篇題目叫：《歷史的終結？》的文章，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他認為西方理念的勝利顯而易見，除了西方自由主義以外，已經找不到任何足以替代它而且具有活力的體系，這是人類意識形態演化的終點，而西方自由主義的民主制度會成為人類政府的最終形式而普及於全世界。馬列主義先從中國消失，然後從蘇聯消失，國與國之間發生大規模衝突的可能性也降低了。依他的說法：

「後歷史」時期將不會有藝術或哲學，只剩下對人類歷史博物館的永久性照顧工作。或許，可預想到歷史終結後的「無聊世紀」情景，正可以刺激歷史，再重新開始。

福山的想像力未免太豐富了！我就很難想像無聊世紀的來臨。福山過份誇大了西方自由民主的力量，事實上不只民主還難以在東歐與蘇聯生根，在中國更受到頑強的抵制。而且即使民主捲

全世界，也不表示歷史的終結。各地民主的實質內容並不一樣，彼此的利害衝突不會消失，南北的差距越來越大，地球的公害不斷加劇，人類問題的解決遙遙無期。唯一可以說的是熱戰的可能性不大，但世界上還有格達費那樣的狂人，要是掌握了核子武器的秘密，也就難以避免〇〇七式的故事的橋段。總之，歷史是難以預測的，誰要去預言歷史，誰就不了解歷史的性質。這種過份偏頗的意見是不值得我們重視的。

思想的結怎麼解開？

但是福山的論調也傳達了一個信息：現在流行的哲學思想又由馬克思倒回到黑格爾了。蘇聯近數十年來一直沒有什麼變化，爲什麼戈巴契夫一上台就發生急劇的變化呢？由此可見決定變化的不是外在客觀的物質條件，而是戈巴契夫的思想先改變了，這才去推動改革。大概不需要多少時間，就會把華沙公約和大西洋公約的組織瓦解，將歐洲和整個世界帶進一個新的情況。這不是說物質條件不重要，而是說這些條件一定要通過解釋，在人的意識內部發生轉變之後，才能夠引致更根本的變化。從這樣的觀點去看天安門的慘劇，就知道它的根源在鄧小平的思想太僵固了，趕不上時代，所以在十年開放之後，忽然倒行逆施，產生了極端惡劣的效果。《時代》雜誌兩次把戈巴契夫選爲風雲人物，在他之前，鄧小平也曾經有過這樣的榮譽。然而現在戈巴契夫被選爲十年來的風雲人物，鄧小平則飽受譏嘲，成爲歷史的負面人物。兩相比較，簡直判若雲泥，一龍而一蛇，連帶使得我們中國人也抬不起頭來。

中國開放的步伐在前，結果反而墮後，究其原因，不能不說是由於思想上的障礙。一念之差，造成如此嚴重的後果，豈不令人嗟嘆！

中國眼前的現實很難看出有什麼前途。本來是由經濟改革的要求去搞政治改革，如今整個倒退回來，原來的問題沒有解決，還要加上新的問題，不知如何得了！鄧小平一方面推出江澤民來繼續搞開放，另一方面又讓李鵬去搞緊縮，這個樣子左右手互搏，能夠搞出怎樣的名堂來？幾個老傢伙去見了馬克思，中國免不了一場大亂。在我們面前的決不是一條康莊大道，而是崎嶇的彎路。思想上的結又要怎樣解開呢？現在官方推銷的都是些陳腐的東西，居然又在那裏提倡雷鋒精神，這樣的貨色還會有什麼作用麼？

三個因素的健康互動

未來的出路也決不會是全盤西化。西方的貢獻是提供了民主的政治架構，這樣的大氣候是不可能逆轉的，遠東的骨牌也終會一個個倒下來。但資本主義的經驗既不是可以重複，甚至也不是可欲的經驗。美國對於資源的浪費與霸佔可以說臭名昭著，未來的人類不再有這樣的資源去浪費與霸佔。而美國人漸漸喪失了他們的工作倫理，八〇年代以來，美國已由債權國淪為負債國，有識之士早就在憂慮他們會在將來更進一步地落後於受到儒家倫理影響的日本。連沾上了資本主義習氣的臺灣也給人以不良的印象，劉賓雁最近訪臺，雖稱讚臺灣的民主試驗，仍直言臺灣的酒色財氣之不能令人消受。

大陸未來的希望仍在傳統文化、馬克思主義以及西方三個因

素之間的健康互動之上。我們既不能叫數千年的傳統文化、數十年的馬列主義的灌輸突然之間消失不見，就只有盡量發掘在裏面可以利用的資源，把它們積澱的負作用限制在極小的限度，同時吸收西方的長處加以轉化以適合我們的國情，作出一種新的綜合。當然這只是我們夢寐以求的理想，事實常常夠不上這樣的理想，但我們卻不能夠輕易放棄這樣的規約原則與理想。

最近捷克的革命，選出哈維爾（Vaclav Havel）當他們的總統。他是荒謬劇場的大師，過去二十年間不斷坐牢，不斷奮鬥，如今終於有了初步的結果。但他強調的是，走入新時代每一個人的道德責任，決不是向錢看的物質主義。他說：

在每一個人之中都有某種希祈，渴慕人性，合乎正義的尊嚴、道德的完善、對於存有的自由表達，以及一種超越世間存在的感覺。

不只我從來沒有聽過東方的政治領袖講出這樣的話，連西方的學院哲學家也講不出這樣的話。哈維爾所表現的理想主義正是現在西方社會所缺乏的東西，也是索忍尼辛爲什麼要嚴厲批判西方的根由。

人要有追求「分殊」的自由，但不可流於相對主義，另一方面還要有民主的共識，對於超越的「理一」的祈禱。但我去年八月到夏威夷去參加第六屆東西哲學家會議，卻發覺絕少有人了解這一層微意。這使我感覺到哲學的真正生命不一定體現在學院之內，而表現在真正對人性的尊嚴、道德的完善、超越的祈禱有體